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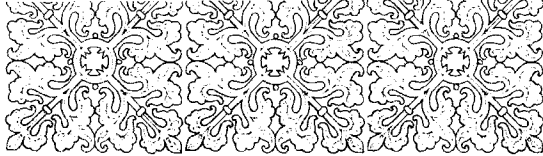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孙子章句训义

钱基博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钱基博著作集

孙子章句训义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章句训义 / 钱基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1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6037-0

I. ①孙… II. ①钱… III. ①孙子兵法—研究 IV. ①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1809 号

钱基博著作集

孙子章句训义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36,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6037-0

E·16 定价: 3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下篇疏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卷 头 语

“孙子章句训义”，仆旧日之所刊也；“新战史例”，则今之所增订也。往者德国兵家克老山维兹诏人：“欲学兵法，只有读史。”人谓理论为事实之母；不知事实乃理论之母；无事实，无理论；而有理论矣，苟不能验之以事，抑亦无征不信！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兵法之所以演进者三：其（一）曰综兵事以籀为法。孙子生春秋之末，列国兵争，闻见习熟，而著《十三篇》，以为中国言兵之祖。克老山维兹与于普法之役，身经百战，退而论兵以著书八卷，肇开德国兵学。是故非战国纷纭之世，不能产兵法！盖法不虛立，有兵事而後有兵法。苟无其事，不能空凭以抒议也！非聪明天亶之士，不能著兵法！事变之蹟，屠僇之惨，俗人眩焉，获免为幸！惟智勇深沉者，默识心通，不震不慙，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也。其（二）曰衍兵法以籀其例。古人发凡起例，无不原本事实；而言简以赅，未可以臆，无征不信，抑亦无征不明！德国史梯芬将军传授心法以承克老山维兹，而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成为《卡南》一书。吾国唐之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辄摭摭史事，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为卷十有五，为目百四十有奇，条举件系，大抵以孙武书明法，而以古事为验；其于唐以前兵事略备矣！明武进唐顺之论用兵指要，撰有《武编》十卷，分前后两集，而后集则征述古事，亦犹杜佑之志也。惟克老山维兹言：“籀史例以阐兵法，宜用最近之例。盖古代之事，往往书阙有间；而时代逾近，则记载愈完备；此非言古代之例，一无可取也；如战略萃萃数大端，古例何尝不精

要；惟战术及战略之详细布置，则以近例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时变相类。”呜呼！此吾新战史例之所以为增订也。其（三）曰用兵法以显诸力。同一史梯芬计划也，同一迂回战略也，然小毛奇一九一四年用之于法而无效；而希特勒一九四〇年用之于法，则有成功者，显之有力也。此则行军用兵，将帅之事；而非书生纸上谈兵所敢置喙矣！书生不能用兵，然而书生不妨谈兵；由谈兵，而知兵。昔胡文忠公未尝不有慨乎言之，以谓：“天下之大患，总是书生不知兵之过；总以兵事为小人之事，非学者之事；一遇警动，则读书人早已远走，或隐匿不出；实因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志何以不挫？曰知兵而已！呜呼！古人以忧患动心忍性；今人以忧患幸生丧志；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文章道德，一旦大难当前，未有片语只字，可以镇得心定，振得气壮！明之亡也，亦有老秀才无拳无勇以为国干城，而见危受命，神闲气定，安坐以待，引颈受刃者！今人则并此勇气而无之！四郊多垒，亦士之辱！效死勿去，何必军人！而大敌未临，学府先震，道听途说，庸人自扰，不惟无勇，抑亦不智，播散谣传，摇动人心，鼠骇兽走，逃死勿遑；大师失其所以为表，后生失其所以为学，见之气丧，语之颜赧，君子修辞立诚，吾言亶不然乎！呜呼！此《十三篇》书之所以不可不读也！吾之所为纂新战史例以阐《十三篇》书者，自甲午中日之战、日俄之战、欧洲第一次大战，及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之战，以迄今日方酣之大战，而上溯于普王菲烈德立，法帝拿破仑两雄；凡列国兵情国势，齐民训士，布阵用器之制，战胜攻取之方，乃至参谋之组织，间谍之运用，莫不互勘其得失，阐论其因果；而尤致力于历史之演变，推见本末；然后知《十三篇》书，囊括古今，真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焉！

近代论兵，多以德国为典型；而吾国之说《孙子》者，往往断章取义，以皮傅德国兵家之说；此不知《孙子》者也！《孙子》不云乎：“不尽

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德之兵家，徒知用兵之利而已！德国兵法，始于菲烈德立大王，谓：“胜利者，前进而已！倘有攻人之力，可以乘人之不备而不为攻者，其人则愚人也；为国则愚国也！”老毛奇将军则曰：“战争为上帝创造世界计划之一！倘无战争，世界将沉沦于唯物主义之深渊，而不能拔矣！唯战争，足以洗涤物质享乐之世界！”鲁登道夫言：“战争者，人之天性也。强者胜而善者败，于是不高贵之恶者，突进向前！使高贵者而不败，则必高贵者而亦强，斯可以抵抗不高贵者，而继续生存耳！”希特勒言：“战争者，永恒者也！普遍者也！无空间，无时间，无所谓开端，无所谓和平，无战争，则无生命！”不恤糜烂其民而战之，幸灾乐祸；此诚《孙子》所谓“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者也！至于《十三篇》书，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因利制权，作战谋攻，而必以全争天下，禁攻寝兵，其言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郑重丁宁，“非危不战！”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切！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呜呼！孙子，仁者也；其言也切！而德人之言兵也则易矣！战国时，赵括自少学兵法，尝与父奢言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赵若将括，破赵军者，必括也！”呜呼！德人之言兵也则易矣！其言之不忤，则为之也难！俾斯麦以德国“铁血宰相”称；顾颇不嫌于德国军人之战略，虽老毛奇将军亦非所重！方一八六九年，拿破仑第三之将启衅于德也，俾斯麦独居深念，以谓：“波兰，小国耳！然以俄、普、奥三大国之力，亡之百年，而民未亲附，叛者四起！况以法人之聪强，有悠久之文化！德如败法，于德何补；徒以贾怨，未必为功！纵得亚尔萨斯，不得不出兵以守；而法国不亡，必有一日得其所与，以成联盟，而与我为敌；我不得旰食矣！”

呜呼！此固鹵莽灭裂，好大喜功之德国兵家，未易遽以告者也！顾不意而俘拿破仑第三，俾斯麦念：“今而后，吾德人不知何日得太平矣！”维此老成，瞻言百里！顾德国兵家，则以谓：“战争者，民族生存之一方式。人类之生于今，应以战争为终身之职业。”而其战略，则欲用歼灭战略，谓：“应采速战速决之法，以歼灭败者而摧残之以绝迹于历史。胜者何必与败者谈判和平之条件！盖一经战败，即无谈判之资格；而战胜者，仅须从心所欲，提出条件，以交战败者接受而已！”一九一四年，小毛奇欲以施之于法，而未遂也；遂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府世界之怨，而几以不国！顾不悔祸于厥衷！鲁登道夫著《全民战争论》，谓：“方针，何惜偏！只要偏能彻底，则反而正矣！”意以为小毛奇不彻底也。今白鲁希兹用闪电战以佐希特勒，灭国者十余，而法亦溃；计可谓彻底矣！然而喋血万里，伏尸千万，破人之国，德亦无成，连兵不解，胜利何日，丁壮死于锋镝，老弱不得一饱，损人不利己，意欲何为！呜呼！是则偏之为害，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也！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方其破波兰也，大声呼吁，以谓：“西线战局之相持，匪余所晓！如连兵久不解，必有一日，德法之间，划新疆焉！然世界残破，不见庄严之都市；而破瓦颓垣，一片荒凉，岂余之意！旷观历史，凡见战胜之事；而常两败以俱伤！”吁！何其言之恫也！顾虎已骑背，不能再下；剑已出鞘，不得自收；张脉愤兴，欲罢不能！汝占先着以雄飞，谁甘输情而雌伏；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而闪电之战，胜在奇袭；故技惯试，人有虞心！克老山维兹尝言：“如攻击者，以突袭之活泼为常，此实大误！”习以为常，虽袭何突！传授心法，亦已质变！乃人情好奇，谈者夸诩；日本，我之自出，生心害政，拾德国兵家残唾，师其余智，不恤反兵所亲，日以肆毒于我，同种同文，相煎何急！不知其国东乡大将有言：“热心于战争者，不知战争者也！凡经历战争之恐怖，而犹嗜战争者，非人类也！无论何法，必胜战争；吾人必不顾一切以力避战争！苟非危及民族之生存者，不可以战争！”呜呼！此《孙子》之所谓“非危不战”，而老成之谋国，少壮军阀之所漫不措意者也！不图

前车将覆，后辙已寻！国人谈兵，亦多诵德！或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与其困守以待攻，不如先发而制人！”或曰：“国土防御，当在敌境。”矜闪电战之奇捷，以导扬速战速决之论。凡此不中情实，播为美谈，生心必以害政，异日将为厉阶！呜呼！希特勒之所以能为闪电战者，亦以德国科学之精研，工业之发达，由来已久，而凭借者厚，因势利导，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岂岁月所能有功；然而悉索敝赋，二十余年，虏使其民，日困征缮，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憔悴虐政，不知税驾；希特勒之威声，震耀宇宙矣；于德之国计民生何有！夫德之国土防御，在敌境矣；日之国土防御，在我境矣；然而“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此固《孙子》之所大戒，而顾亦步亦趋，欲逐后尘乎！余故推本《孙子》之意，以明著闪电战之不足奇，速战速决之不可能，条举件系，具论于篇；辞而辟之，廓如也！呜呼！我中国今日之抗战，不患不胜；所患既胜之后，票佼锋协之武人，狃于一役，“不知用兵之害”，好大喜功，日糜烂其民而战之，如希特勒之所为也！借使希特勒之举兵也，仅以毁凡尔赛之条约，恢德意志之荣誉，师直为壮，岂惟德人之所愿欲，抑亦举世之所同情；而雄图既溢，瞻视非常，欲以并吞八荒，力征经营，罢民以逞，树敌日众，终亦必亡而已矣！所贵乎兵家者，岂一胜之为烈；尤贵有以善其后；未制胜，且先虑败；既制胜，宜图保胜。而德之兵家，徒为制胜而已，败且无以善后，胜亦岂能终保！抑兵之为用，制胜未易，善败尤难！而我委员长以积弱之势，抗暴兴之日，再接再厉，而气不挠，善败不亡，败岂终败，可谓善败也已！《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而德之兵家，则不为“哀”而为“亢”！“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我委员长有焉！余尝谓德国兵家：史梯芬之搜古今歼灭战例，知兵事而不知兵法者也！塞克特及白鲁希兹之创闪电战，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委员长为能知兵法，以退为进，推亡固存，无兵

器而固兵心，作士气，败而逾奋，此所以不可及也！既有以善败于方今，必有以保胜于他日！

余观列国战略之成功，莫不习惯成自然，原本历史！英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拿破仑之战而已然；俄之寓攻于守，致人而不致于人，亦自拿破仑之战已然；德之贵胜不贵久，自一八六六年，普奥之战已然；日之制人于先发，自甲午中日之战已然；运用之妙，熟极生巧，盖历史之相沿，而因习者有素也！特是陈陈相因，数见不鲜，我所习熟，敌能预测，而有以相制，则无以善后焉！独委员长高瞻远瞩，推陈出新，以空间换时间，而予敌以不决；以弱勢耗强敌，而持我以坚忍；决心抗战，可失地而不可媾和，一破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而不为因循！吾尝慨吾国士夫，震于欧化，而轻家丘，民族自信之心已堕；论及欧战，辄诧战术之创新，虽臭腐亦为神奇，而太不知历史！一谈抗日，则又疾首蹙额，宋、金、元、明、清之故事，潮上心头而不能自拔，往往降志辱身，而求以全躯保妻子；纵有形格势禁，而慷慨当众，沉吟私室；知识愈高，意气愈沮，而无法以自振；则太熟历史为之厉阶也！此一役也，中国历史，将为之转变，而予民族以自信，涤旧染之污而自新；岂仅一胜之为烈！吾尝持此谊以告人；而人莫之信也！或有问于予曰：“宋之南渡也，李纲、张浚咸议抗金，而日寻干戈，无役不北；卒以媾和，而生民稍得息肩，不已多乎！”余应之曰：“昔李纲劝高宗首定国是；而宋之败也，由于国是不定，二三其志！宋人怯战以求和，金人饵和以亟战；金人且和且战，宋人不战不守，宋不为备，而金乘之；史实具在，岂战之罪！而刘锜顺昌之捷，岳飞朱仙镇之役，金之铁骑纵横，亦非无坚不摧也！使当日如委员长者，总师干以与周旋；愈败愈不和，愈战愈强，以坚制锐，金何能为！今决心抗战，国是久定，士有死志，民无二心；师直为壮，曲为老；彼曲我直，吾何畏彼哉！吾观李纲、张浚，议论纷纷，兵情敌势，焯有所见，然以不习戎事，于将士非素拊循，虽有经国料敌之智，而无临戎驭军之才，终不足以当大任，捍强敌！是故李纲、张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委员长则知兵法而能

治军事者也！李纲、张浚纵无力以抗金；委员长必有材以败日；今古事异，可断言者！”

或又曰：“自古中国，有起西北，以兼东南；罕有东南，克定中原！而今国都播迁西南，人以吴三桂视之矣！”余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昔赵翼论长安地气，以谓：“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自是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蝼蛄不安，知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邐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上下古今，此诚博学通人之论！然东北之气，极盛于清，而亦消耗以尽；与之代兴，将在西南！赵氏以安禄山之反，为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消息；吾则以吴三桂之反，为地气自东北转西南之消息！盖自明以前，西南诸省，蛮夷荒服，仅等羁縻，曾无力以问鼎中原！及吴三桂称兵云南，一出而秦陇响应，东南震动；称帝衡山，清廷岌岌，

连铁骑以南下，而苦战荆岳久不解，如楚汉之争荥阳、成皋焉；此正地气自东北转西南之消息；特以气虽西南趋，而尚未结，其兴也淳，其亡也忽！清廷遂据幽燕以盗有诸夏者二百年；然革命常起南方！广西崎岖岭徼，地瘠民贫，有史以来，何当大局！然洪秀全、杨秀清发难金田，乃裹五岭之民，陵厉无前，出湘蹴鄂，顺长江而下，莫都金陵，奄有天下之半者，垂十余年；兵锋之锐，直达津沽！清廷蹙缩而莫谁何；于是曾国藩、左宗棠之徒，起于湖南，用湘军以与角逐，廛乃克定；而湘军四出，东至东海，南逾岭外，西定天山。清廷拱手仰成以得苟延；则是西南之气日王，而东北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气之西南趋者，则有武汉、衡湘，迤邐渐引以为过峡。黄兴起于湖南，黎元洪举兵武昌，而清廷之大命以倾！及袁世凯因清之故都，洪宪称帝；而蔡锷以云南首义，一举而覆之；则是西南之气以益旁薄！抗日军兴，而国都播迁西南，以奠民族复兴之基；文化随之深入，西南必以开发。地运何常，人事可恃！然则今日之大患，不在日人兵势之强；而在吾人之历史因袭观念太强，气不自振，志以先沮也！

呜呼！物腐而虫必生，志疑而间以入！吾人丧气沮志，以疑于战；此固日人之所大欲，而间之可得入也！观于欧洲第一次大战：一九一七年，俄军虽不振；然德人不敢以一卒叩边，而割地以亟和者，列宁之护送回俄，而德人之用间成功也；非战之罪也！一九一八年，德人百战百胜，而亦内溃；则以英、法之宣传成功，而人民之厌战以深也；亦非战之罪也！今希特勒暗哑叱咤，纵横欧陆，灭十余国；人皆震于闪电战之威！顾校其成功，国之破于战者十之三；国之破于间者十之七；而所以为间，则一本克老山维兹之传授心法，操纵敌国之舆论，饵以和平，而煽诱敌国之民志，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焉！呜呼！吾侪士夫，读书明理，岂有卖国以为间；徒以罢于奔命，厌战情深，谈吐之间，张皇敌势，而不知不觉，播散谣传，以为间用者，吾见亦多矣！此吾之所大惧也！呜呼！三十年来，吾见列强用间以破人之国者，不为少矣！阴谋秘计，微乎微乎！就所睹记，搜著其事，以阐《孙子·用

间》之篇，如禹鼎之铸奸，如秦镜之照妖，绘影绘声，穷态极妍；岂如太史公之好奇哉！毋亦以为国人监观也！

余少喜谈兵，老不自振，读书数万卷，到老不得一字之力；教书三十岁，报国几见一士之用；抚衷唯有悔余，羁旅以延病喘，作伴回乡，不知何日；首丘思切，殊难为怀！独念本院缔造，茂公亟招，间关以来，长沙大火，杨家滩之工院亟迁，而蓝田之人心大震，风声鹤唳，士气已墨！而茂公神闲气定，经营方亟，抚绥多士，以有今日；其间长沙大战，亦再而三，迫近前线，惊心烽火，士无靖志；而茂公在危不扰，弦诵依旧！作育之效，未知何如；即此矢志不挠，处变若定，率励多士，俾知有勇，而体不惧，以安问学；已足立懦廉顽，树之风声！呜呼！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亦士之常！此而不能，百年树人，亦奚以为！此仆衰病余生，以得追随为幸者也！屠龙之技，于我何有！伏枥之骥，不能无嘶！此中耿耿，读书监诸！无锡钱基博识于国立师范学院之光明山，时为夏历辛巳除夕，山居已四度除夕矣！云天凄黯，急景凋年，余发种种，盖不胜迟暮之感云！

序

《孙子》世传十家注，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校刊，颇称审核；然亦以臆改为病！余取正统道藏本及吾邑明谈十山嘉靖刊本参校，往往有原本不讹，而孙氏据《御览》、《通典》诸书所引，校改以致讹者！谈刻异同尤多；有谈刻所有而孙氏无之者。湖北崇文官书局百字本，无注；世不谓佳；然有一二处剧胜者！于是参验四本，择善而从，句分节解，写为章句，以藏篋中，旧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为略解”，谦言解其粗略，语多引而未发；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阐其义；亦有自抒所见，与魏武异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锡为详博；而张预独辨以析；梅尧臣则明白了当，以少许胜人多许。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魏武注《孙子》三卷，孟氏解《孙子》二卷，李筌注《孙子》二卷，杜牧注《孙子》三卷，陈皞注《孙子》一卷，贾林注《孙子》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载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陈皞注，梅圣俞注，王皙注，何氏注，各三卷。郑樵《通志·兵略》载《孙子兵法》三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诂；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陈皞注；又一卷唐贾林注；又一卷何延锡注；又一卷张预注；又三卷王皙注；又一卷梅尧臣撰。则知十家注旧本各自为书；而今荟刊为一，始于宋吉天保；采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据自序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顷因余暇，抚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而具其应答之义，曰十注遗说。”然亦有自以意说而不尽当于

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遗而弥缝其阙也！最近海宁蒋方震氏百里尝学兵法于德意志，习其老将，往往颂美《孙子》书不容口；因撰《孙子新释》，民国初元，先成《计篇》；梁任公所采以入《庸言》者也。仆诵之惊叹，而访其全书读之，殊亦粗略未称，如魏武注也；其释《计篇》，亦不如《庸言》所载之详。然宏宣奥义，或取欧故，不为拘虚，多十家所未发；而以知新器新理，虽日出不穷，而大道无攸易；《孙子》一书，推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独惜其书成在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以前，未能备物；亦犹魏武注引而未发之不能无待于梁孟氏以下九家也。仆闻德国克老山维兹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谈兵之祖，而老毛奇将军之师也；其著书以为：“理根于事，事贵有验，无征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读史。史者，古人经验之记载也。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而以近代史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也。”盖世以近而可验。理无征而不信。《孙子》书李筌、杜牧、何延锡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晓譬；而战争之尤繁巨以媲于现代史者，盖莫如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悦有人焉，依据《孙子》而援欧战事为说，以扩三家注之所未备；古书新证，必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仆怀此意久而未有以发也！徒以抗日军兴，家山唱破，违难奔走，不废教学；而烽火惊心，客子危涕。自顾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为谈兵；以为：“胜负何常，祸福相倚。悦读孙武《十三篇》书而籀绎其旨，知日本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国之势不终败！”遂发篋中所写章句，为之诵说；而以十家之注，后多因前，辞或重复，徒乱人意；于是削其繁剩，笔其精粹，取意相发而不相复，以成训义。训者，顺也；义者，宜也；顺文为说，义取其宜，融裁众注，不为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学，欧战之史，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十三篇》之书，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而凡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败，亦得以曲畅旁通而极其趣。谈者既为抵掌，听者亦以破涕也。

仆诵说《孙子》之书，以观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负，而可知者有三端焉：一曰：日人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二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斯二者，日本战略之必失败也。三曰：日本之威加于敌，必以成众叛亲离之祸。抑又日本政略之必失败也。请得而备论之：何以知日本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也？《孙子》不云乎：“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夫兵，非胜之难，胜而不久之难！欧洲大战，德之所以不保其胜，法之所以不终于败，则以德之胜而久也！其国人克氏著书论兵法，每谓：“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何尝不虑胜久之无以善其后！然而胜，德之所能为也；不久，非德之所能为也！方吾国之参战也，目论者金谓德人必不败。而严又陵独不谓然，与其友熊纯如书切论之，以为“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乃祖威廉第一之故智，欲以雷霆万钧，迅雷不及掩耳，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为抗也，德国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鸢发雷震，所薰粉者比国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至马兰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再衰三竭之说；而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划，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所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亦既旷日持久，而德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限。方战之初，德人自言有胜兵八百万，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而死伤达三百万。英法之海军未燬，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